



莫做理念的鷹，能動的蝸牛

梁國雄的學聯及社運回憶

楔子：老鬼．角色衝突

長毛當然是社運老鬼。儘管他已經被不少昔日故人射得一背的箭，他仍在運動之間，他不是既得利益者，這都是不爭的事實。有次學聯常委同學上來傾偈，提到不喜歡學聯的老鬼經常干預現莊的同學。在權責的立場上，我非常認同。正如我們會因為美國經常對其他國家指指點點，以其強勢左右別國抉擇而反感一樣。我覺得應讓當事人自決。然而，相對地我們也不能認同中共總以干涉內政為由，拒絕聆聽國際社群和民眾的意見和批評一樣，獨裁專政。面對開放的歷史，我們必然得從中找到改革的必要，而同時以當前的判斷承擔一條脈絡。找長毛來聽他的社運回憶只是這麼的一回事。

記得山青坐牢之初，除了探望在新華社絕食的甘仔外，我也曾參與長毛等要求釋放山青的抗議行動。後來我從事新聞，有回帶外國攝影機隊到另一示威現場採訪，長毛照面，笑言：噢，角色衝突喎。固然，在英殖時代，沒有多少外國新聞傳媒對示威者抱同情的態度。我非常了解。今天我們各自的角色均有轉變，他成為了（即使不太願意）尊貴的議員，而我則自視為藉學生平台工作的倡議者（advocateur），或甚至激發者（provocateur），與我們談了千年的“自發的群眾運動”，更多的，是社會置境與這些新角色的衝突。在籌組這兩期〈學生和社會在運動〉的稿件時，我常思考的是，學聯的同學，有多少會把學聯在香港社會的群眾運動中的角色，承延到離開學生組織以外的社會現實，成為一種社會改革的力量？而當前的學生組織的發展，是淡化這種力量還是凝聚這種力量呢？我希望找得到答案。

